

英國工人運動

工運叢書之二
恩格斯著
中國全國總工會印行



英國工人運動

工運叢書之二

恩格斯著

中華全國總工會印行

目 錄

| | |
|-----------------|----|
| 序 言 | 三 |
| 『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 | 九 |
| 工資制度 | 一四 |
| 職工會（一） | 一八 |
| 職工會（二） | 二四 |
| 對法國的通商條約 | 二九 |
| 美國的食物與土地問題 | 三六 |
| 『反穀物法同盟』的工資理論 | 四〇 |
| 工人的政黨 | 四六 |
| 俾斯麥與德國工人的政黨 | 五一 |
| 棉花和鐵 | 五六 |
| 社會上的階級——必需的和多餘的 | 六一 |



序言

弗列德·力克·恩格斯，從他一八四二年初次來到英國那天起，便把全身心獻給了英國偉大的工人運動。他是羅勃特·歐文的『新世道』報（The new moral world）的撰稿人，以後又是『北方明星』（Northern star）和其他蓋章派報紙的撰稿人；當時的工人領袖們認為他和馬克思同樣不是『外國人』，而是一個領袖和同志，他的幫助是無限寶貴的。

從歐文的報紙到最初的英國社會民主黨機關報『正義』（Justice）與『共和』（The commonweal），沒有一種重要的英國工人報紙不登載馬克思或恩格斯的文，或轉載他們的講演。

在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以後的那一時期裏，獨立的工人報紙在英國實際絕跡了，工人運動成了格萊斯頓的中等階級自由黨的尾巴。然而，隨着八十年代的到

1326

來，便可感到一種轉變，那最好的、最自覺的工人領袖們開始覺得：一個脫離一切資本家政黨而獨立的工人階級政黨，是絕對必要的。

倫敦職工聯合會 (The London Trades Council) 這是首先響應這種感覺的有組織的團體之一，而『工人戰旗』報 (創立於一八八一年)，即其結果。它的編輯——喬·希普頓 (George Shippen)，是該會的書記，會中還有幾個曾經和第一國際有關係的戰鬥的職工運動者。恩格斯對這些戰士們始終沒有失掉聯絡和影響，希普頓請他給這個新的週報寫社論，乃是當然的事情。從一八八一年五月七日到八月六日，恩格斯寫了十篇論文，我們把它們重刊在這本書裏。

然而工人運動並未達到成熟，倫敦職工聯合會的領袖們本身，特別是希普頓，也還沒有擺脫自由主義的影響。

這裏面最後的一篇論文，曾使希普頓驚駭起來，他要求把文中兩段的語調改得和緩些。在回答中，恩格斯說如果這些在他看來是太強硬了，『那末，我的更有力的文章，當更顯得如此了。所以，如果我停止撰文，那對於我們都好些』。

一八八一年八月十一日恩格斯致馬克思信：於是他繼續告訴馬克思說：『我沒

有把最重要的理由說給他，即：我的文章對於該報其他各欄不發生任何影響。這個報依然是一切解事的與完全不解事的蠢夫的會集所，它的具體方針是傾向於格萊斯頓的。

恩格斯這些文章所論述的時期，正值羣衆的社會主義政黨在歐美諸國興起着。貫串着這些文章的思想是——在英國需要一個作政治運動的工人黨，這個黨要爲無產階級專政而鬥爭。恩格斯用一種很通俗的體裁把這個思想介紹給英國工人。他由英國工人運動中久被遵守的口號——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談起，指出在階級鬥爭情況中，這種倫理評價的荒謬。在資本主義社會裏，那種公平完全是站在一邊——站在資本那一邊的。幾十年來，職工會曾經爲着這個口號而奮鬥，它們得到了什麼呢？不錯，工人階級所以能獲得那最需要的生活資料，以保持它工作和傳種的能力，惟賴這種鬥爭。但是每次工業危機都迫使這種鬥爭從頭開始，工人階級依舊是個「工資奴隸的階級」。唯一的解決就是打破工資勞動制度本身。最重要的口號就是：生產工具歸工人自己掌有！

恩格斯利用德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和法國的工人運動與英國憲章運動

的經驗作釋例，對英國工人闡明政治鬥爭，奪取政權之鬥爭的必要性。「我們生活在一個人人必得照顧自己的世界裏。然而英國工人却讓地主、資本家、劣售商人諸階級以及附庸於它們的律師、新聞記者等等，來照顧他們的利益」。整個英國工人階級必須團結在本階級的、不受資產階級影響的政黨週圍，到那時，「世界上沒有一種力量，能對那組織成爲一個整體的英國工人階級作一天的抵抗」！

在「美國的食物與土地問題」一文中，恩格斯表明歐洲小規模農業在與歐國肥沃原野上大規模農業競爭中的無力。他給英國工人指出，工人運動有農民作爲它新的同盟軍，並謂工人階級在取得政權之後，將需要由「國家管理下的合作社」來組織土地的墾殖。在另一篇文章中，恩格斯同樣指出愛爾蘭人是英國工人運動的同盟軍。

在幾篇論文裏，恩格斯揭示「反穀物法同盟」的自由貿易論者階級本質，並得出這個重要的結論：「英國工業的壟斷是迅速地衰落了，」而且這「將打破那依然使英國工人階級受束縛於英國中等階級的最後鏈環。」資產階級的統治正引導英國走向破產。

在他最後一篇文章中，恩格斯清楚地指明資產階級的存在不僅是多餘，而且甚至有害。沒有一種有益的經濟任務還留待資本家執行。他是被注定『由貪食過飽而慢慢死去』。恩格斯的結論是簡單明瞭的：『走開！給工人階級幹一番的機會吧！』

傳統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史，恆將馬克思和恩格斯在裏面不僅作為理論家，而且作為實際戰士所起的偉大作用隱蔽起來。實在，從四十年代的憲章運動到八十年代的八小時工作運動，恩格斯曾積極地參加了英國工人的每個鬥爭。從憲章運動者喬治·朱利安·哈威 (George Julian Harney) 和恩涅斯特·周恩斯 (Ernest Jones) 到約翰·伯恩斯 (John Burns) 和托姆·曼這兩位偉大的碼頭罷工領導者及近代勞工運動創始者，幾乎每個工人階級的領袖都認識、尊敬恩格斯，並且向他去請教。

人們一般地、很不正確地假定，說海得曼 (H. M. Hyndman) 是試圖在英國組織一個獨立的、站在階級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政黨的第一人。但是，社會民主聯盟 (S. D. F.) 是直到一八八三年才建立起來的，而且我們知道，海得曼曾深受

馬克思的影響。發表於一八八一年的恩格斯的論文，對於當時年青的、積極的職工運動者們發生了深刻的作用；這些人是正在擺脫他們領袖們的階級合作政策。只需一讀那著名的論文集——我爲什麼成了社會主義者——（後來在『正義』報上發表），便可找到這個問題的壓倒一切的證據。

自從這些論文發表後，中間相隔了這許多年，我們的運動經過了這樣重大的事變，工人們現在有機會閱讀此書，將爲二事所感動：第一，恩格斯對於英國工人運動的深刻了解，特別是對於職工會在工人運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之深刻了解。第二，這位世界工人階級的領袖，與工人階級最偉大的導師馬克思同樣能夠用這樣明顯通俗的體裁來著述，以致他的文章直到今天還是革命的新聞事業的模範。

這些論文在內容上如此豐富，在體裁上如此簡明，必然會再一次廣泛地流傳於英國工人階級中，並且在他們的執行那些任務和建立那種政黨（恩格斯曾爲此盡瘁了他的生命）的鬥爭中，供他們作武器使用。

『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

現在，這句話已經是最近五十年來的英國工人階級運動的格言了。當卑劣的『結社法』在一八二四年廢除後，職工會興起的時期，這個格言會有很大的功勞；在那光榮的憲章運動時期，英國工人領導歐洲工人階級前進的時候，這個格言會有更大的功勞。但是時間向前進展着，有許多事物在五十年甚至三十年前是人們熱望的和必要的，現在則成爲陳舊、並將完全不合時了。這個老的、久被遵守的口號也是其中之一吧？

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可是什麼是公平的工資，什麼是公平的工作呢？它們是怎樣由現代社會生存與發展的法則決定的呢？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應用倫理學或是法律和衡平法，也不能訴諸任何人道的、正義的、甚或慈善的情感。在道德上公平的，甚至在法律上公平的，在社會上可以是很不公平的。

社會的公平與不公平，只可用一種科學來規定——即討論生產和交換的物質事實的科，政治經濟學。

那末政治經濟學把公平的工資和公平的工作稱作什麼呢？不過是工資律和一天勞動的長度與強度而已；它們是由僱主與工人在公開市場上的競爭來決定的。這樣決定後，它們的內容是什麼呢？

公平的工資，在正常情況下，是使工人按照他的所在地和國家的生活程度，獲得必要的生活資料，以便繼續工作及種種的金錢數額。由於商業交易的漲落，實際工資律有時高於這個比率，有時低於這個比率。但是，在公平的情況下，那個比率應當是一切變動的平均數。

公平的工作是那樣的工作日長度和那樣的實際工作強度，它耗費工人一天的充分的勞動力，而不損害他次日以及以後操作同量工作的能力。

這種交易可以描寫為——工人把他整天的勞動力給予資本家；就是說，工人不使這種交易的反復繼續成爲不可能的情況下，儘量把勞動力給予資本家。他所換得的，只是維持他每天能反復繼續這同一交易所需要的生活必需品，並沒有

多餘的。這個交易的性質顯示出工人付給的這麼多，資本家付給的這麼少。這是一種非常特殊的公平。

我們且進一步觀察這個問題。因為按照政治經濟學家所說，工資與工作時間是由競爭來規定的，公平似乎需要雙方在平等的條件上，有同樣公平的出發點。然而事實上並不是那樣。資本家如果不能同意於工人，可以等待一下，依靠自己的資本來過活。工人就不能這樣。他只有依靠工資過活，因而他能够在何時何地以及在何種條件下，得到工作，就得接受這工作。工人沒有公平的出發點。他受那可怕的飢餓壓迫着。可是按照資本家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所說，那是最公平不過的。

然而這還是件小事。機械力與機器在新行業中被採用，已經用機械的行業中的機器的擴充和改良，繼續使更多更多的「手工」失業。這種對「手工」排除的速度，遠超過本國製造業對於失業者所能吸收並給予工作的速度。這些被排除的「手工」，形成一個真正的產業後備軍，等候資本來使用。如果生意不佳的話，他們就可能挨餓、乞討、盜竊，或者流入貧民院去；如果生意興旺的話，他們就

近在手邊，準備好去擴張生產，並且直到這個後備軍的最後一個男人、女人或幼童都有了工作——這只有在瘋狂的過度生產的時期才會發生——直到這個時候以前，它的競爭將使工資下降；僅只它本過的存在，便足加強資本在與勞動鬥爭中的力量。在和資本的競賽中，勞動不僅是被擊肘，它還須要拖曳一個釘在它腳上的砲彈。然而，依照資本公司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所說，這是公平的。

可是我們請問：資本公司從什麼資金中支付這些公平的工資呢？當然是從資本中支付的。但資本並不產生價值。除土地外，勞動是財富的唯一來源；資本本身只是儲集下的勞動生產物。所以勞動的工資是從動中支付，工人被付給的是他自己的生產物。按照我們所說的通常的公平，勞動者的工資，應該包括在他的勞動生產物中。但是按照政治經濟學說，那便不成爲公平。相反的，工人的勞動生產物落到資本公司手裏去，工中從中得到的僅僅是那養活性命的必需品。所以，這種反常的『公平』競爭的結局是：實際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物，不可避免地積累在那些不勞動者的手裏，並在他們手裏變成最有力的工具，去奴役那些生產它的人們。

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關於公平的工作也可以講很多，它的公平性和工資的公平性是完全相等的。但是我們必需把它留待以後討論。從上面所說的看來，這個老的口號顯然已經過了時，在今天是不大適用了。政治經濟學上的公平，就像它實際置於統治現實社會的規律中的那種公平一樣，是完全站在一邊的——站在資本那邊的。那末，就把這個老的格言永遠埋葬，而由另外一個代替它吧。

勞·動·工·具——原·料·工·廠·機·械——由·勞·動·者·自·己·掌·握。

倫敦工人戰旗報，一八八一年五月七日

工資制度

在前面的一篇論文裏，我們檢討了那久被遵守的格言，『作公平的工作，得公平的工資』，並得出結論謂：最公平的工資，在現時的社會條件下，必然等於對工人生產物的最不公平的分配，那生產物的大部份走進資本家的荷包去，工人只有忍耐於僱足維持自己的工作能率和傳種接代的那一點兒。

這是政治經濟學的一種法則，或者換句話說，就是現時社會經濟組織的一種法則，它比英國習慣法和成文法的總合、連最高法院在內，都更有威力。當社會是分成兩個對立的階級——一方面是壟斷全部生產手段、土地、原料、機械的資本家；另一方面是勞動者、被剝奪了一切生產手段佔有權的工人，他們除去自己的勞動力而外，一無所有，當這種社會組織存在着的時候，工資法則將依然是萬能的，並且每天將重新絞緊那羈絆工人的鎖鏈，這鎖鏈使工人成了他自己生產物

的奴隸，而這生產物則為資本家所獨佔。

英國職工會反抗這個法則，到現在已經將近六十年了，但有什麼結果呢？它們可曾把工人階級從資本——工人階級親手所生產的東西——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它們可曾使一部份的工人階級超脫了工資奴隸的境遇，成為自己的生產手段的所有者，自己行業中所需要的原料品、工具、機器的所有者，因而也就成為他們自己勞動產物的所有者呢？誰都知道，它們不僅沒有這樣作到，而且從來沒有試圖這樣作。

我們絕不是說因為職工會未曾作到那點，便絲毫沒有用處了。相反的，職工會在英國以及其他各工業國中，對於工人階級反對資本的鬥爭上，都是必需的。平均工資率，等於在某個國家中，按照其通常生活程度，足够使工人繁殖其種屬的生活必需品數額。不同等類的工人的生活程度，可能是非常不相同的。職工會的重大功績，在於它們在為維護工資率和減低工作時間的鬥爭中，有助於維持並提高生活程度。在倫敦的極東區，有許多行業，它們的勞動和磚瓦匠及泥水工人的勞動相比，不見得更熟練，而且是同樣艱苦的，但是他們獲得的還不到這些